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

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

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浩為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

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偏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為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

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名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禄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

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内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幾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名者十二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虚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

殿步二司軍多虚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讙呶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狥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鬨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鬬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

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

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為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宫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

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孚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晩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馬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

嘗毁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内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寛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頴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

公輔器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禄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禄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寳掊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内有三正心術寳慈儉去壅蔽治

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名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

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
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
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
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
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
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
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師吳拱郭田
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

彦頴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員外直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

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

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
適成其名上説頡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
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
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
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
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
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
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

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穀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嘗言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

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溎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溎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遲者以聞上夜名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

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宫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鬬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畧謂莫若由蜀以取陜西得陜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為禮

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
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
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
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
為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内
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
為敢不布竟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
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

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名不出雄請出以外郡

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

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

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

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為民代輸和買身丁折

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

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

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出

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

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悦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
嚮栻衆皆忌嫉洎栻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
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光宗將受禪名
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
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
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
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權邦彦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

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為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名為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鐫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名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

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三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狥國家之急比年如權邦彥美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

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
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三年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
大畧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
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
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
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
姦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

其力寛民先節其用朘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内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吕頤浩素善邦彦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彦五罪三疏不報邦彦在樞密又言宜秉機者三謦奕之爭先安

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頣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畧虛名耳蓋助頣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為後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傔從慶元中韓侂冑用事曦為殿帥

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名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

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佐胄決議開邊以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興元都統制吳曦副之尋加曦為陜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

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荅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葢紿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為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與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買舟稱曦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劒也亟逃

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詒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除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賔州安置死賔州

陳讜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録勑令所删修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讜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令顧出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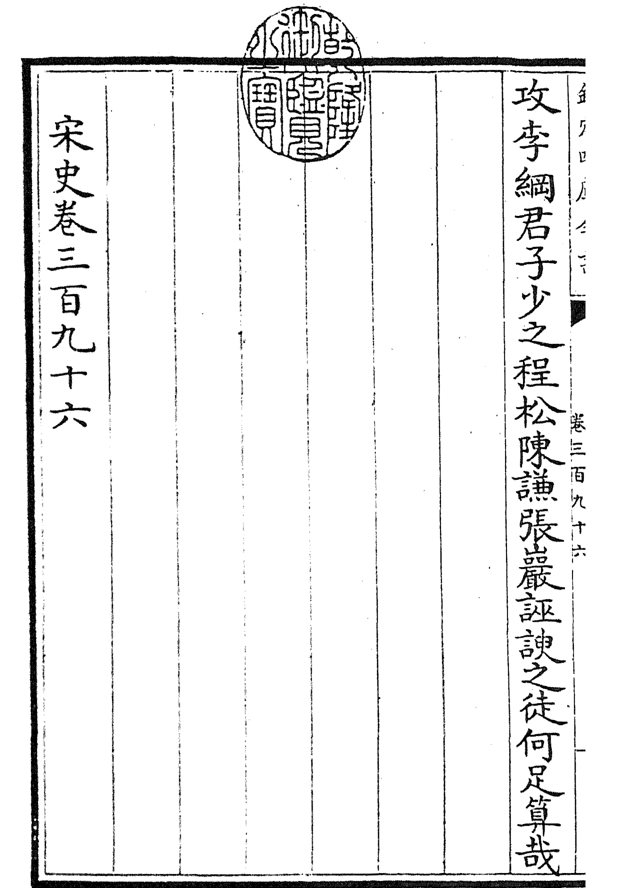
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内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猺加直煥章閣除户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讒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為盜讒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羣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

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侂胄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㸑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繇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熙末渡江居潮州為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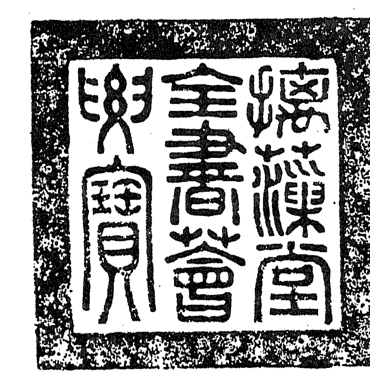
史與張釜陳自强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而名還為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胄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剿敵且募生擒偽帥未幾

川陜戰屢衂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胄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禄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為偽學之禁毒痡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彦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



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讜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魏世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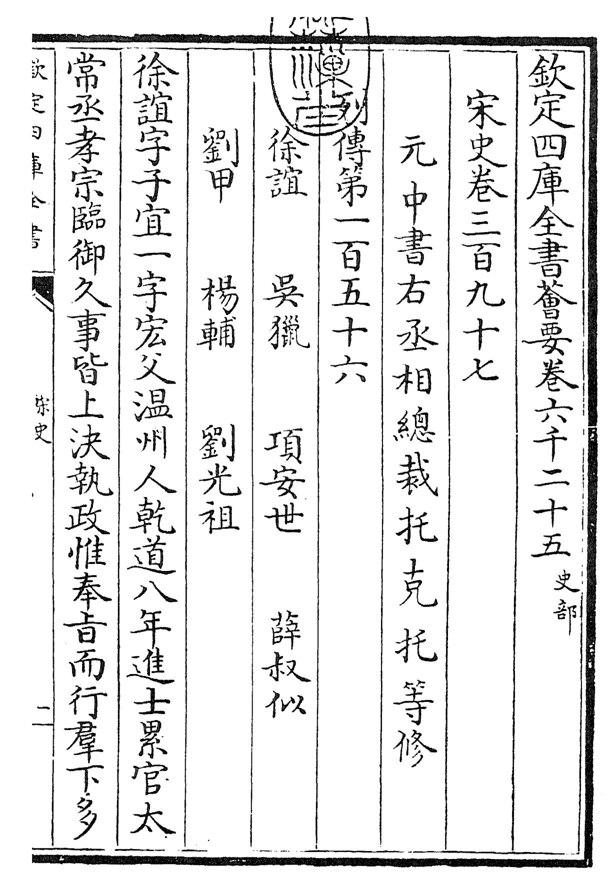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

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究者

得釋吏皆坐罪閩郡以為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吴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内雖心

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與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内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内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罷

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東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

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諡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

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獄
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
州獄請賞勞誅罪焞於是録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
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鬭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
甥也獄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
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獄上疏曰今慈福有
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
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

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宫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内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駮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

佐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蹌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逵孟宗政柴溦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屬

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鑾内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奬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滙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

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獼節制本路兵馬獼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吴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獼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獼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

均房諸隘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别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宫安世上書言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
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
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
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
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
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
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
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

於侈且濫内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宫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宫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宫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宫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宫中之䍥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宫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

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烽火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

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名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

内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
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
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
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
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悦等與金人力
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獄代叔
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
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吴獵客也獵與安世素

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獄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别寺獄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

使海内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茍安無事之説上黙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啟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刻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方迭

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
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
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
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
罷主管沖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為
太常少卿兼實録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户部侍郎初
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葢用
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躔度少差豫圖銷弭遂

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
國宮起知贑州移隆興府廬州名除在京宮觀兼侍讀
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
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
京湖宣諭使時韓侂冑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
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
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
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

境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謫降兩官論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
父著為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
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
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
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
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
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荆州

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為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蓦關之戍金自板岔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

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
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
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
援顔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
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
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徹聞曦反狀
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
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

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洶洶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

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𨯳藏之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謝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葢自楊輔名歸西邊諸事朝論多

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刱為科糴孝
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
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
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
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
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
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為制置
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

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洒戎司復通吳氏莊歲収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

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
清惠
楊輔字嗣勲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
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户部郎中總領
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吴挺病輔以吴氏
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
貽書四川制置丘崈言統制官李奭乃吴氏腹心緩急
不可令權軍崈然之挺卒崈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為王

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

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名守祕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

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

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

撫使韓侂冑決意用兵以吳曦為四川宣撫使假以節

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

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

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礬書告于朝朔日

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為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

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

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閲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劒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

守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御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

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熈豐之邪説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説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為

罪其去絀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
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内
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
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
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
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頼臣欲熄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

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茍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

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
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
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
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徙太府少卿
求去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
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

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詒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忽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易

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阼於素幄葢有甚不得已者
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
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怵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
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閤
門事韓侂胄寖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
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
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
仁宗之於唐介皆斃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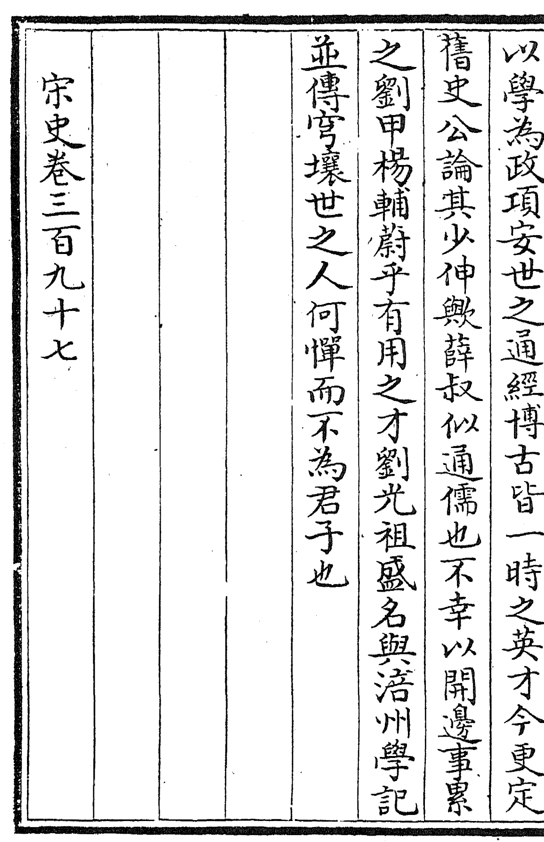
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

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奬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佐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

不共戴天之讐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為天之子不
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
怒也青鄆葙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
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
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
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
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禮期迫或謂佐胄曰上親
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何已之佐胄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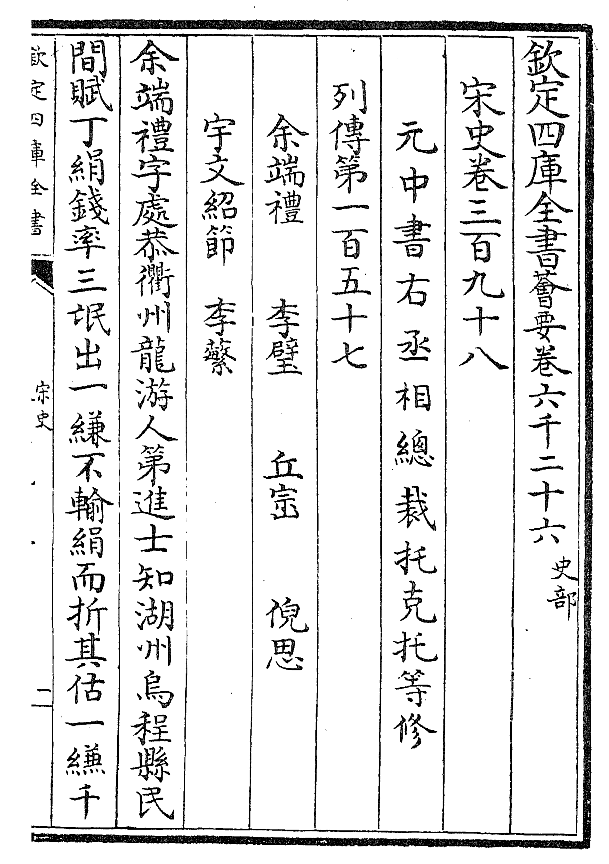
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毋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毋喪還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



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壁　丘崈　倪思

宇文紹節　李蘩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

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内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

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

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宫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

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宫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
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
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
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
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
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
上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
太平州奉祀光宗立名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

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
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
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
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為吏部
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
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
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
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

所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

之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懼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冑以傳道之勞寖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逐

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黄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黄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吕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

傳謚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壁字李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名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從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逵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

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胄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茍且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

復開於臣子之口令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𠃔
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讐恥必復之
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
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澒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
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不論檜之無
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
而已初侂胄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
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

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擿其過覘侂胄
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
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債軍
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金遣使來微
示欲和意丘崈以聞璧貽崈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
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復以和
為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讐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
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

代宗壁力爭言丘宗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
獨有一丘宗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
聞壁議須用重臣宣撫廌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
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名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
胄疑輔避事壁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
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
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怒甚用兵之意
益急壁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壁曰嘻

國病矣我去誰適遇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誅壁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壁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壁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

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
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
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
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
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
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
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
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涓塵録三卷中興戰功録

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授毫錄八十卷
臨汝閑書百五十卷璧父子與弟𡑲皆以文學知名蜀
人比之三蘇云
丘宻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察
推官丞相虞允文竒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
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宻宻有㫖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
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内治遵養十年
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寝宻言泛使

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
所據亦須理索否宗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
怒宗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
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
湖皆被其害宗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没乃奏發築三月
堰成三州舄鹵復為良田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入奏内
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内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
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

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歷九月晦與統天歷不合宗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歷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宗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宗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宗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𦍒宗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

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户部侍郎擢焕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宼素以吴氏世掌兵為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吴挺脱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宼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别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

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宗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名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宗蓋北伐議也知宗平日主復讐冀可與共功名宗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

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為遲之宻因贊曰翩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揺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宻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宻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宻内職宣諭兩淮宻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人以

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
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
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
且求自解之計宗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
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宗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
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
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
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宗棄

廬和州為守江計宗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宗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宗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宗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宗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宗復以聞遂遣

陳壁充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眞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宗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毉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宗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刧宗乃隨雄淮所屯分隷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為御前武

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宗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

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
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
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
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台内
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
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
兼侍講初孝宗以户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
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

内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

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
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曾莊公也
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
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寜宗即位改婺州未
上提舉太平興國宫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
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歴知泉州建寜府皆以言者論
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冑先以書致

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為賢哉思
報曰但恐方拙不能狥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
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
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
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説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
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
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
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

胡不顯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
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
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
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佐冑聞
之大怒思既退謂佐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
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
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佐冑悚然曰聞所未聞

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名首對乞用淳熈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見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宫賔不時宣名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從禮部尚書史彌

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

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

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捌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諂於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讐之志而無復讐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

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闗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閒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懐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悦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収其部曲俄有訴悦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

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
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
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
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
悼為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
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
歲祲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户又聽民以茅秸

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縈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縈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悦從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熈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

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槩相度以聞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睋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睋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讙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槩

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闕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名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

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癸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収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蘩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猶惡孝宗以問蘩蘩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蘩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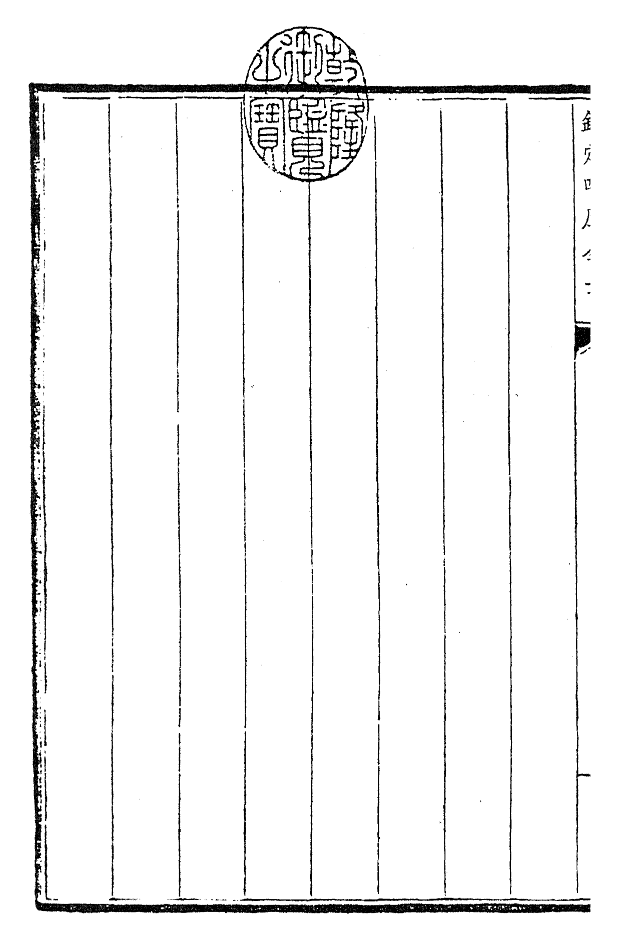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崈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劘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謹案卷三百九十七第二十一頁前四行臺諫但有摧殘刊本摧訛催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刊本諱訛韓據監本改

卷三百九十八第三頁前二行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按書下疑脫一省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